



上圖為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留影

# 千里眼順風耳 (一)

通訊老兵憶當年

梅汝瓊

遜清宣統三年、民國前一年(西曆一九一一年)農曆中秋節我出生于江西省南昌縣撫洲門外的梅家村，那年正是辛亥革命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黨于陽曆十月十日，也就是我出生的後幾天在武昌起義成功，各省羣起響應，滿清帝制終被推翻，把那些滿清官兵嚇得四處逃命，南昌頓時兵荒馬亂，殘兵敗將，抱頭鼠竄，逃經我們鄉村，燒殺搶劫，姦淫擄掠，鬧得雞犬不寧，我從呱呱墮地，就飽受兵燹之禍，直到長大，又逢連年不斷內戰，軍閥閱牆，殺伐迄無寧日，北伐統一中國後，共產黨又作亂，隨後九一八事變、日本侵華戰爭，長達八年之久，抗戰勝利，國共戰爭又起，大陸淪陷，隨政府撤退台灣，我大半生，一直在戰亂中生活成長。

## 登梯吃蛋入學啓蒙

四歲在鄉村小學讀書，那是當時的新制學

堂，校址設在天花宮，俗稱娘娘廟，僅有兩間教室，四十九個學生，校長梅汝恆，老師梅汝勳、梅長新兩位，入學那天，按照鄉間習俗，母親用墨水黃好三枚雞蛋，由祖父豎起一張扶梯，先叫我爬上一步扶梯，然後吃一枚雞蛋，再爬第二步吃第二枚，直爬到第三步，把三枚雞蛋吃完，這叫做步步高升，連中三元的好彩頭。

小學和私塾不同，我們的課本，係由省教育廳頒發的國文、算術、常識、習字、手工等等，沒有四書五經類古書，我在班上年齡最小，一位六堂叔炳潮比我長三歲，成績還不如我，第一學期考試，我在班上獲得第一名，小學老師是相當威嚴的，體罰學生是常事，我却沒有因為功課不好，受到體罰，在家裏祖父特別喜歡我，祖父每天一大早就愛去茶館吃茶，茶罷則回家用早餐，他提着一把錫製茶壺，壺蓋上藏着一兩個小點心

，用長袖子掩蓋着，每當我跑向門口迎接祖父進屋的時候，這點心就是我的獎品。

我在鄉村小學讀了兩年書，六歲就由父親帶我進城住在羅家塘，改讀省立第一小學，羅家塘由二堂伯租了一幢很大的樓房，上下兩層有廿多間，當時在我們大家庭中，伯叔在城內工作的有大伯玉珊、二伯丹珊、五叔紫珊、禮伯和我父親，我和堂兄汝璋、汝琛，係初次來到城裏上學的，五叔係做律師的，他的岳父章朗軒全家也和我們住在一幢大屋子裏，我們大家在章家包伙食，一開飯就是兩三桌，相當熱鬧。章家外公係前清秀才，在第一小學任國文教員，身體很文弱，章外婆人極慈和，待人熱心誠懇直爽，係一位舊式家庭勤儉刻苦的好主婦，一天到晚操作家事，沒有休息，大家吃不了的剩菜剩飯，她都捨不得丟棄，自己拿來吃，我們大家都很喜欢她，她們有三個

兒子，大兒期健，在讀武昌高等師範，二兒期億，讀南昌師範，三兒子期儉讀第一小學，女兒嫁給我五叔，係南昌女師音樂系畢業，任小學音樂老師，她對我特別偏愛，可惜不久就染肺病去世了。二伯、大伯、禮伯和我父親都在測量局工作，二伯時任地形課課長，相當威風，上下班還坐三人抬的藍呢大轎，跟着一名馬弁在後面走。

省立第一小學地點在南昌百花洲附近，離羅家塘有兩公里，要步行個把小時，那係一所七年制完全小學，初小四年，高小三年，校長喻祖謀，是位虔誠佛教徒，教學辦事嚴格認真，經常一手持着一本金剛經，一手持着一根長竹鞭，在學生們上課的時候，他獨自一人坐在大屋內操場上，盤着兩條腿，打坐誦經，如果遇見有從教室裏溜出來貪玩的學生，就賞以竹鞭，同學們都很敬畏他。學校中午不讓學生回家用飯，學生果腹，有的在消費合作社買一碗麵，或者幾個包子饅頭或是一點零食吃，有的花半個銅板在校門口小攤販上買一隻烤紅薯，我最喜歡吃烤紅薯，又甜又香，一隻紅薯吃個飽，那時一元銀幣可兌換一百卅多枚銅板，生活實在便宜。

我是在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十一月插進一小初三的，到校不久就舉行學期考試，一個七歲還不到的小孩，從鄉村來到城市，一切感到陌生，學校功課和環境，一時不易適應，加上每天來往學校步行要花一兩小時，因此成績趕不上，在學年終了，考在全班倒數第二，堂兄汝理和我同時插進學校，他考最末名，我們照校章規定要留級，出師不利，這下打擊真不小，使我們感到羞

愧萬分，加上父親和二伯的責備在我小小的心靈上，即印上了創痛的一頁。

暑假回到鄉間，自然再也不敢貪玩，祖父命我在家加緊自修，不要去田野幫助操作農事，一天到晚，抱着書本不放，到秋季開學，爲了讀書更安心，乃由祖母陪同我進城上學，在一小附近萬子祠租了兩間民房居住，父親則住在測量局宿舍，我因爲經過了一番留級的大挫折，總想發奮努力，洗雪恥辱，經常深夜伴着一盞煤油燈，用心啃書，因此每月月考成績總是領先，學年結束，成績單發下，跳升一級，從初三直跳到高一，自此才真吐了一口氣，把那留級的一年拉平，此後在高小三年，成績始終保持在前三名。

滿清推翻以後，先係革命軍中堅人物李烈鈞主持江西軍政，李係江西人，待袁世凱得勢，就任大總統，江西便成了北洋軍閥的天下，先後由北洋軍閥統治了十五年，歷任督軍有李純、馬毓寶、蔡成勳、陳光遠、方本仁、鄧如琢等人，多係北方人士，擁兵自肥，蹂躪地方，魚肉人民，苛捐雜稅，無惡不作，其政績之低劣，如同一轍，娼妓、賭博、烟館到處林立，民不聊生，賊盜紛起，把整個社會攪得烏烟瘴氣，通常一個軍閥營長階級軍官，出來乘着一部嶄新的東洋人力車，背後還要跟隨兩名馬弁推着車子奔跑，前呼後擁，馳奔在街道上，招搖過市，趾高氣揚，威風十足，自鳴得意，如果督軍或省長出行，必須預先在街道上滿佈軍警崗哨，并令沿途店舖住宅，一律大門緊閉，街道上禁止行人通過，花槍隊、大刀隊在前面開路，殺氣騰騰，如臨大敵，然後

便是洋鼓洋號，吹吹打打，由四個壯丁大漢橫抬着一頂藍呢大轎，督軍或省長坐在其中，由騎兵隊護衛在兩旁和後面，浩浩蕩蕩，氣燄不可一時，嚇得老百姓退避三舍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士兵強買強賣，紀律毫無，姦淫擄掠，習爲常事，人民水深火熱，敢怒不敢言，大家僅在背地裏怨聲嘆氣，呼他們爲「北兵」或叫「跨老」。

我十一歲小學畢業，小學畢業在鄉間真是一件喜事，用紅紙張貼大字快報，懸掛在大門口和祖宗堂，爆竹喧天，這叫做「跑報」。左右鄰居親友，都來道賀，賓客盈門。畢業後，考進了省立第二中學，獲得第三名，二中校長熊育錫，是一位頗負盛名的教育家，他除兼長二中外，并自辦了心遠中學和心遠大學，工作相當忙，但他每日中午必須坐着兩人轎到二中來幾小時，因此二中的校務，實際由校監柳藩國處理，柳師江西萍鄉人，僅小學畢業，係一苦學自修成功學者，辦學極爲認真，公正嚴明，任勞任怨，不計功利，爲全校師生景仰，他後來轉任省教育廳科長，中共佔據大陸後逃來台灣，晚年病逝台北，柳師獨子培漸，係我二中同學，在江西省保安處任副處長，淪陷後爲共產黨捕殺，他嫡孫柳復起，由柳師攜帶台灣撫養成人，留美獲經濟博士，現供職中央研究院。

### 江西二一中學生運動

二中在江西算是最具名聲的中學，前期特出人才，如前考試院副院長程天放、考試委員羅時實、前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，都係二中畢業，在老師中，也多一時之俊彥，對我印象最深的，要

算國文老師汪辟疆、英文老師胡蓮航、數學老師傅種孫和鄧必興、理化老師李右襄等幾位，胡老師曾在倫敦大學研究，傅師後來也去過倫敦大學講學，一九四六年我在英國受訓時，曾去拜望過他一次，鄧老師對我最好，他後來參加革命，做過一番事業，李右襄則在江西解放後，被共黨殺害于工專校長任內。

我考入二中的第二年，祖父患病去世，那時正值農曆新年，鄉間風俗，臘月廿三日送灶，把灶神送上天，告奏好事，廿四開始過小年，卅除夕過大年，一直要過到正月十五日元宵夜為止，天天鷄鴨魚肉，糰子點心零食，吃個不停，孩子們穿新衣，有吃有玩，高興非常，個個盼望着過年。正月初一日起，開始拜年，遠近親友，互相窺門，關係較為親密的，還要招待一頓豐富的盛餐，吃完了才告辭走路，從正月初七那天開始，鄉人把菩薩從廟裏搬出來，安裝在一木製的轎子裏，每頂轎子按放一尊菩薩，依其職位等級大小，放在不同的木轎上，終日放在露天廣場，任人擲拾遊玩，晚上則由壯丁們抬着菩薩在大街小巷遊行，四個壯丁抬着一頂菩薩轎子，經過之處，家家戶戶燃香放爆竹，頂禮膜拜，如此一直鬧到正月十三日迎賽大會結束為止，十三日迎神大會更係熱鬧非常，多采多姿，迎神會後就是耍龍燈。祖父在迎神那天，外出歸家，覺得頭有點暈，身體不適，躺在床上睡了兩天，鄉下在過年期間，也找不到醫生，總以為頭暈兩天就會好，到了元宵夜叔父耍龍燈回家，發現三個燈籠中間的一個燈籠熄了火，當時就和祖母說，乃不祥之兆，果

然祖父在元宵夜子時，一睡不醒，辭世歸天，享年六十四歲。

自祖父去世以後，家庭就失去了重心，父親長年在外工作，叔父係一個遊手好閒的人，還染上了鴉片癮，所以喪事辦畢，馬上就分家，田產各得一半，留下一小份給祖母生活，父親在城內生活應酬，和母親情感極不調和，祖父去世不到一年，母親就脫離了家，住到下鄧埠娘家去了，接着父親就憑媒介紹娶潘氏為妻，家庭經過這樣一個巨變，在我們兄妹心理上，受了很大的創傷，潘氏以後生育子女四、五人因為和我們沒有什麼情感，現在連名字也不容易一一記得。

武昌起義成功後，滿清被推翻，內戰都沒有停，北洋軍閥此起彼落，袁世凱暴死後，段祺瑞、曹錕、張作霖、吳佩孚，相繼為尊，各人霸佔各人的地盤，把一個國家攪得四分五裂，加上日本和歐美帝國主義等國家，欺凌我國，內憂外患，民不聊生，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三月，孫中山先生為了謀求全國統一，由廣州去北京參加國是會議，不幸因肝病病逝北京，一代革命導師，長眠地下，哲人其萎，日月無光，舉國同悲，江西省會各界，在百花洲省教育會大禮堂舉行追悼大會多日，我擔任童子軍，在會場維持秩序，二中校長熊育錫在大會講述孫中山革命軍蹟和堅苦卓絕，勇敢犧牲，冒險犯難以及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偉大精神和抱負，深深地使聽眾受到感動。此後，一種革命思潮就醞釀在我腦海中，熊校長後來在二中對學生，也時常鼓吹革命，并多方設法鼓勵學生去廣東投考黃埔軍校，資助旅費

，這時學校裏已經有了國民黨的組織活動，半公開方式，我由同學鄭昌時、鄭昌武兩兄弟的介紹，在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下半年就在學校裏加入國民黨，鄭昌時是學校軍樂隊長，又是學生自治會總幹事，風頭很健，不久，江西全省運動會開幕的前夕，戒嚴司令官王均把江西全省學生聯合會會長趙醒農抓去槍斃了，說他是赤色恐怖份子，第二天運動會開幕，我們學生便大大地散發傳單，成羣結隊，高呼打倒軍閥打倒督軍方本仁，要王均償命等口號，當天就逮捕了幾十名學生，鄭昌時也在這次失了踪，以後就沒有消息，學校國民黨無形中羣龍無首，就此消沉下去，直到次年南昌光復，才又活躍起來，事後我們知道，趙醒農確係共產黨一位首腦，而且係方志敏的入黨介紹人，方後來任江西農民運動訓練班主任時，為共產黨八一事變立了不少的功，係一共產黨中堅份子。民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我在二中畢業，我係舊制中學最後一班，舊制中學四年畢業，畢業後要進大學預科二年，再大學本科四年，那時江西僅有一所私立心遠大學，而且僅辦了預科，校長熊育錫。在當時，革命軍已在北伐，江西以外各省，到處都在打仗，兵荒馬亂，時局不安，到外省去升學，困難甚多，因此我在二中畢業後，就近進了心遠大學。在心遠一年多，因為天天鬧革命，遊行演說，課外活動太多，難得安心讀書，校長熊育錫，教授陳繼唐、李中襄、陳南士，都係國民黨，天天為革命忙個不休。

### 克服南昌共黨作亂

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七月九日，國民黨

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，由粵而湘而鄂，軍事進展之快，勢如破竹，所向無敵，軍閥望風而逃，不久挺進到南昌，江西督軍鄧如琢所轄北洋中央混成部隊一師，戰鬥力頗強，南昌舊城牆又非常堅固厚實，軍閥藉作地形優勢，居高臨下，負隅抵抗，使革命軍一時無法破城而入，便用扶梯爬城，一個個冒險敢死，勇往直前，不顧犧牲，將士用命，前仆後繼，在南昌城外行拉鋸戰，南昌城得而復失達三次之多，雙方傷亡慘重，梅家村係行軍大道，也就是拉鋸戰場，革命軍駐紮在我們村裏，總司令蔣公介石也常來督戰，我第一次見到蔣總司令他騎着一匹高馬，身穿呢製軍服，高統黑靴，目光炯炯，狀至威武，士兵們很多係黃埔學生軍，頭戴着青天白日滿地紅國徽軍帽，頸上繫着紅白藍三色領巾，穿着草鞋，一個個年輕活潑，樂觀進取，視死如歸，令人衷心起敬。他們的符號上印着「不怕死、不愛錢、愛國家、愛百姓」四句口號，真是名副其實，絲毫不虛，和老百姓相處融洽，親如家人，稱呼我們為老表，我們不分男女老幼，自動到前線送茶送飯，冒着炮火危險，挑運彈藥，抬送傷患奮不顧身，可是每次如果革命軍，不幸戰敗撤退轉移，軍閥殘餘追跡而來，全村又要立即遭殃，姦淫擄掠，殺人放火，雞犬不留，幸而我每次都係和家人及時逃避去僻遠外鄉親戚家避難，除家裏物產損失外，身體還未遭到傷害。

革命軍克服南昌以後，軍閥師長岳思寅、白家駿、賴尚德多人躲藏在天主堂裏，被搜索來，拖到貢院背廣場槍斃，惡貫滿盈，罪有應得，成

千成萬人去看真是大快人心。南昌掀起革命高潮，風起雲湧，特別是學生們，格外活動起勁，整天在街頭巷尾，遊行演說，喚醒同胞，宣傳革命主義，學校裏差不多沒有什麼時間上課，那時革命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駐紮在東湖邊一所高樓內，主任郭沫若係共產黨員，政治部很多政工人員也係共產黨軍隊裏的黨代表，差不多清一色都是共產黨，他們時常到各個學校，和學生們關係搞得非常融洽親切，這些青年軍官，一個個瀟灑活潑穿着漂亮整潔的灰色軍服，頭戴着皮質帽邊的軍帽，斜跨着一根軍官皮帶，腳上穿着皮馬靴，走路胸挺挺的，神氣十足，手上戴着一雙皮手套，執着一根皮馬鞭，口齒個個伶俐，談起話來溫文有禮，笑口常開，使同學們羨慕不已，稱他們為「五皮軍官」，女同學們對他們尤其仰慕，趨之若鶩，并大談其自由戀愛，有時使我們男同學又非常妒忌。

在國民革命早期，聯俄、容共、農工，係孫總理訂下的三大政策，共產黨身份，加入革命軍隊，他們也就利用機會，大搞羣衆運動，在學生、工人、農人集團裏活動聯絡，撐着國民黨的招牌，宣傳共產黨思想、馬列主義，利用青年學生衝動心理，製造風潮罷工、罷課，搗蛋滋事，并在總政治部成立共產黨青年團，簡稱CY，成天爲他們搖旗吶喊，今天打倒這個，明天打倒那個，好像一九六六年代後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一樣，把南昌城鬧得一團糟。以後越鬧越兇，在武漢成立政府，和南京國民政府對立，在南昌，工會農會學聯會都由共產黨把持，學聯會長趙醒農

，被軍閥槍斃後，繼任姜鐵英也係共產黨人，他鼓動學生鬧風潮，要全省大中小學免學費、免制服費、免膳費、一步一步的逼得教育廳廳長程天放走投無路，共產黨又在幕後唆使第三軍軍長朱培德，趕走省主席李烈鈞，朱培德雲南人，他趕走了李烈鈞之後，自任省主席，不久因患盲腸炎死于任所。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五月間，國民黨江西中堅人士省府委員熊育錫、教育廳長程天放、省黨部主任委員段錫朋、委員羅時實、女聯校長曾華英等人，被省戒嚴司令部抓起來拘禁，說他們係假革命或反革命，拖他們遊街，背上插着犯罪標語，極盡侮辱能事，也就和毛共竊據大陸後文化大革命期間揪鬥走資派份子一樣。共產黨要員農民運動訓練班主任方志敏，下令派人下鄉到胡會源村捉拿學員，也就是他所指爲新土豪劣紳胡獻羣，幸胡獻羣早已聞風漏夜徒步由家鄉奔向進城反方面向玉山逃跑。當方志敏派人到胡家抓人的時候，胡家很機警的回來人說：「胡獻羣剛剛進城去了」，因此胡員得免于難。胡獻羣係我二中要好同學，在農民運動班批判共產黨最爲激烈，他父親胡麗生做過江西省議會議長，所以共產黨說胡麗生係老土豪劣紳，胡獻羣係新土豪劣紳。

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八月一日，共產黨因武漢政府失敗解散，乃在南昌發動事變，由公安局長朱德、團長賀龍、葉挺，拖着幾團軍隊，奔向瑞金縣井崗山，經過我家梅家村。朱德集團到達井崗山後，不久便和湖南的毛澤東會齊，在井岡山組織蘇維埃政府。